

文化



周刊

责任编辑:苏墨
新闻热线:(010)84151027
E-mail:grrbwhzk@163.com

马咖

这个暑假,《哪吒之魔童降世》雄霸影院屏幕,应该坐实了,到8月23日,据猫眼给出的数据,这部电影的票房已经超过43亿元。

一部动漫影片,市场回馈如此之好,引发坊间热议自然是免不了的。撇开电影本身的好坏,以及技术层面的专业说法,就比较流行的议论来看,早先的普遍说法是哪吒“太丑”,虽然也是比较萌的。随着观影者的剧增,各种个人观感也随之在网络媒体中漫溢开来,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比如时下又有人论及“申公豹不该口吃”,因为这种演绎,会导致少年儿童学舌,然后很可能因之掉进坑里……

有些话随口一说当然无所谓,可这类繁杂的评论作为“正经”媒体的认真话语充斥网络,俺以为实在是有点不太合适。别的不说,口吃这种事,多半是心理(神经)因素使然,模仿或会有一时结巴的反应,但对没有“天赋”的人来说,真想“学成”恐怕是相当有难度的。

当然了,基于想象的经验,脑子里一闪念,擅自担心一下也没什么错。然而,那些“太丑”说词脱口而出的表现,是不是就有些没过脑子呢?

一般而言,面部形象上的丑多是和五官扭曲有关的,可哪吒的五官很别扭吗?换个角度来看,丑,作为和美对应的概念,认为哪吒动漫险谱“太丑”的人,内心里的“美”是怎样呢?该不会是小鲜肉那种除了装酷,只剩下僵尸一样的脸部表情吧?

搁置这种情绪化的追问,必须承认个人审美的千差万别。这里俺想问的是,葫芦娃,或者老版动画哪吒就是“美”的基准吗?我以为那些个“道德”面孔不适用于孩童,硬生生置放在少年儿童脸上,即便不丑,至少是有那么一点呆滞的。

哪吒是个孩子,而且这个可爱的古怪精灵还是个顽皮的“街头小混混”,也就是说其人并不是正义、道德的化身,而是一个满身缺点,需要在成长路上逐步塑型的活泼孩子。这样的角色,一个可爱却又调皮捣蛋的家伙,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这里实际上就不是单纯长相层面的事儿了。

诚然,每个人心中都有哪吒的形象,只是如果我们期待的哪吒,不仅在行为上,而且要在面部表情上,在长相上,都给出灵动的暗示,那么,动漫哪吒应该是怎样的一副画呢?显然,我们给不出答案来——心里有的只是一副完全模糊的,连简单轮廓都不成形的“概念”。但这个概念似乎又是很明确的。

正是因为如此,“哪吒”动漫的创意者——“哪吒爹、哪吒妈们”,才云里雾里地整了数百个哪吒面部形象(表情),把自己折磨得疯癫不说,为了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形象,还把具体绘画的集群整得昏头胀脑。当终于看见“就是他”的那一幅哪吒时,哪吒爹妈们惊喜应该是有的吧!

事实上,哪吒这么受观众热捧也是同样的因素使然——这才是哪吒:形象、生动、可爱,还有酷。

再来看抽象的观念理论。视觉上的所谓丑,是因为眼里跑进了致脑神经难受的影像,而当人们发现一直魅惑心神的东西,突然清晰呈示出来,将我们心里或许有,但却难以名状的图形传神地摆在了我们的眼前——哇,就是那个样子哦,那真是帅酷了。这种时候,心理愉悦带给硬盘里的信息必然是美,怎么会是丑呢?新版动漫哪吒实质上就是如此,人们接受他,并且爱上了他。

有人说,“太丑”是商家的炒作,很有可能。作为相同的东家,能够把虽然动画不错,但逻辑、叙事混乱的《大鱼海棠》炒成票房佳作,估计这次也不会放手。

不过,客观说“哪吒”是匠心制作,这样的作品必须炒作——让更多的观众享受艺术的、品质的生活。只是,在一部佳作带来的喜悦中,我们更需要冷静的斟酌,不仅是出品团队和商家,还有众多的媒体,别无脑地拿“太丑”之类来起哄,别不自信地喧嚷“国漫崛起”——真动脑用心的人应该记得,这种话重复过多次了:《大圣归来》《大鱼海棠》赚钱的时候都广泛传播过。

骚动地喧嚣没有意义,况且一花独放也不是春,如果真有用心、用情的人,那就应该多想想,而不是被感性、直觉所左右,说些不过脑子的话。

哪吒很帅,经年闭门专注执着的“哪吒爹哪吒妈”也很酷,咱别露怯了,行不?

艺评

工匠博物馆的2万多件老物件,每一件似乎都在讲述着黄河匠人的传奇——

一曲“黄河谣” 工匠情未了

本报记者 兰德华 文/图

都说黄河九千九百九十九道湾,有一湾,流经内蒙古包头。

这一湾,并不汹涌。在九原区哈林格尔镇,静静的黄河边上,是黄河景观大道,大道旁,一排高大的水车在和煦的微风中吱呀呀地转个不停。干打垒、原木桩、石围墙,一根根老屋椽檩、一件件曾经忙碌而今归于静谧的老物件诉说着黄河两岸人民千百年来的炽热生活,讲述着古老黄河匠人的历史与传奇。这里便是包头“黄河谣文创园区”,园区内最为人称道的,则是“黄河谣工匠博物馆”。

似谣,不是谣

通过一个黄土砌成拱门,便踏进了“黄河谣”。置身这里,仿佛回到了阡陌纵横的农耕时代。旧渔船、原木桩、黄河石等黄河流域典型的元素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使整个景区在原生态设计手法的烘托下凭添一份厚重与沧桑。

在这里,一切都复原为最原始的农村样子,处处景致,均旨在展现黄河沿岸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历史,打造工匠精神的家园。

整座园区由李天东亲自设计督造,一些工序甚至亲自动手完成,他的儿子李沙,则负责为博物馆辅以多媒体和模型展示,融合现实和虚拟技术,让展品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展示,同步互动。

“真正好的生态景观建造,并不是多么优秀的建筑师拿着图纸去做的,而是对文化的一种痴迷,注入自己的点滴心血在建造。我从小生活在包头,现在这里的设计都是我儿时的回忆,我想也是多数人的记忆。”李天东说。

园区的核心区域是黄河谣工匠博物馆。

进入博物展馆的门厅,映入眼帘的是飞挂在博物展馆上方的黄河鱼,这个惟妙惟肖的黄河金翅大鲤鱼是黄河的象征。馆内设有实景油坊、酒坊、地毯坊、老磨坊、织布坊等28个工匠坊,共2万多件老物件,都是李天东从各地收集回来的。织布机、驼铃、柳编油篓子等现在难以见到的生产生活用品,都汇集在这里。这些昔日黄河两岸的寻常百姓使用过的老物件,前后穿越200多年历史。

整个园区,包括工匠博物馆,其实并没有太长的历史。

2015年9月动工,2016年7月试运营,父子二人,经过3年的苦心打造,黄河谣园区落成。2017年7月,“黄河谣工匠博物馆”正式开馆。

馆中的每一件展品,都与李天东有着不解的缘分。

这家博物馆虽然“年轻”,但对于今年64岁、头发花白的李天东来说,收藏老物件这个爱好却几乎



复原当地民间传统乐器

纵跨了他的整个人生。

40年,黄河工匠情

李天东是土生土长的包头人。

“我是包钢二代。”李天东自幼跟随父母来到包头,从小生活在包钢厂区。那厂区的人来人往,那高耸的炼钢的高炉,烙进他童年的记忆。

那时的他,生活在一个工业化与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的环境中,对于农村地区的手艺与匠人,还不甚了了。

22岁,是他生命的转机。就在那一年,李天东和当时众多青年一样,下乡到包头的白云鄂博矿区的牧场,做了知青。他从一名“钢二代”,变成了牧场的一名木匠。

从此,李天东的整个青葱岁月都在跟农具以及各个行当的老匠人打交道,就此开启了解手艺与工匠的旅程。

“下乡时400多名知青的镐钯全是由我们4个木匠安装完成,我也是每天与这些用具打交道,久而久之就喜欢上了收藏各种农具、民俗物件。”3年的下乡经历让他对脚下的这片土地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除了木匠的工具,以及那铁匠铺里琳琅满目的“家伙事”,那毛匠师傅手里的“小玩意儿”等等,都让他开了眼。

劳作,也让这个从“钢城”来的青年,开始理解在土地上的劳动,也开始理解手中的劳动工具。

他说,从这时他开始认识到,“匠”代表的是一种笃定的精神,坚持下去的力量。

“我对工匠及其老物件有着特别的迷恋!”27岁时,李天东就开始收藏各种农具、民俗物件,一收藏就是30多年。上世纪70年代,包头农村地区那抔黄土垒砌的土房,以及不同的土房里,不同的老匠人们的“十八般兵器”,开启了他生命的另一扇门。

1978年,李天东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考上了摄影专业,毕业后又从事了园林规划设计方面的工作。

如今,李天东成为国内知名的乡村风格原创景观、建筑设计师。几十年来,他收集的手工业工具和民俗用品,数量也越来越庞大。

为“过时”的劳动工具树碑立传

收藏老物件,开始完全是自己的兴趣所致,而在二十几年前,因一位外国朋友对当地没有黄河民间农耕文化相关博物馆的一句质疑,让他发誓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建一间民俗博物馆。

2014年底,李天东参与了包头市美丽乡村建设规划,这让他感到,时机已成熟。在包头市和九原区政府的支持下,在黄河岸边西栓圪堵的一片沼泽地和一座废弃砖厂,他在儿子的帮助下,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黄河匠人梦”。

在博物馆成立之前,其实很多人并不理解他的“收藏”。李天东的藏品,多数并不是珍贵的玉器、

瓷器,金银财宝之类。有人说,他收藏垃圾。

半个世纪前劳动人民使用过的油壶、铁器、耕具,依然能发出清脆响声的驼铃、从失火木材厂挽救出的木材、倒闭陶器厂灰烬中挖出的陶器……每一件在外人看来早已没有利用价值的物件,在李天东手里都变成了一件件艺术品。

除了他30年间走遍黄河包头段沿岸村庄收集的民俗藏品,还有他从27位黄河工匠手中收集的珍贵手工业工具,这些都在博物馆里一一呈现。

这位年过花甲的艺术家,终于将自己的“黄河情怀”以及众多黄河工匠的托付,安放在母亲河畔的家乡土地上。

古朴厚重的传统文化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游人,自运营以来,“黄河谣”每年带动的综合客流在100万人次以上。

此外,园区还为周边村民提供职业培训和工作岗位;一方面,直接为周边农民提供了50多个工作岗位;另一方面,通过客流带动、技术引导等多种方式,为周边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配送、餐饮住宿等多种产业拉动增收2000余万元。

很多次,一些上年纪的老人在参观完李天东的博物馆后,都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看到他们一边轻抒抚摸土坯矮房,一边眼含泪光时,李天东深谙其味。他说黄河谣的使命就是讲述一个个关于黄河的故事与传说,并使其流传下去。

“包头,自古为水旱码头,而工匠精神,承载着历史与文化。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工艺却面临着消失。”李天东说,历史之所以称之为历史,是人们革新了旧的生产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不能忘记,文化传承更不能忘。“工具可以革新,老匠人的精神,不该失传。”

谈到黄河谣的最初构思,李天东说,工匠博物馆以黄河文化为背景,而工匠精神与黄河魂本是一体。“黄河谣就是要借工匠之手做一个再现,让大家懂得,人们一直在寻寻觅觅的黄河魂其实就在身边。”他说,建馆时,以黄河两岸的工匠为主线,目的就是为那些最普通的劳动工具树碑立传,为黄河两岸的老匠人树碑立传。



书画摄影述说百年首钢

本报讯(记者赵鼎)今年是首钢建厂100周年,8月20日,由首钢集团工会主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百年首钢恰是风华正茂”书画摄影展在首钢园区三高炉区域举办,展览为期1个月。10米的首钢长卷、职工人物的肖像、厂区建筑风貌,一幅幅由首钢工人和书画家、摄影家创作的作品,述说着首钢的百年发展史。

据悉,此次书画摄影展共分为3个部分,包括职工书画展、首钢百年图片展和各界艺术家为首钢创作的艺术作品此外,首钢档案馆内珍藏的著名书画家创作的153幅作品,此次也全部展出,令职工惊叹。

上海职工文化网络大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钱培坚)由上海市总工会主办的,以职工个人为对象,以网络为竞技场的上海职工文化网络大赛,于8月26日开启,此前大赛报名通道已于5日起至15日期间开通。

大赛设“我爱上海”文化寻访知识竞答、“我爱劳动”手机摄影、“我爱祖国”趣味绘图三项赛事,所有比赛均在网上进行。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广大社区居民,均可通过市总工会官方微信“申工社”参赛。大赛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主题,突出互动性、参与性和趣味性。



见证“天才的诞生”

8月22日,北京市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大展厅内,游人如织,“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展览进入闭幕的10天倒计时。据介绍,该展览是目前为止国内规模最大的巴勃罗·毕加索作品展,展览基于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的馆藏,精选了103件作品,全面回顾了毕加索创作生涯的前30年,力求呈现毕加索从早期到中期的艺术成长经历。展览将于9月1日结束。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暑期综艺爆款有惊喜

本报记者 陈俊宇

暑假是影视行业的热门时期,大量娱乐产品纷纷面世。综艺领域也不例外。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至少有近百部综艺播出,网络综艺和卫视综艺基本持平。如今,综艺类型越来越丰富广泛,涵盖音乐类、观察类、亲子类、文化类、语言类、推理类、经营类、喜剧类、体育类和舞蹈类等,并且向垂直细分领域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其中,音乐类综艺占比最高,其次是观察类、亲子类、文化类、语言类和体育类综艺。

脱口秀节目正处困境

代表节目:《脱口秀大会2》

今年上半年,各平台布局的脱口秀节目几乎

屈指可数。

过去两年中,在冉冉升起的脱口秀新星之中,《火星情报局》占据收视热潮,《奇葩说》热度飙升,《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话题不断,填补了2017年、2018年脱口秀节目的市场空白,也将这一节目品类推向了高光时刻。2018年,随着脱口秀节目的火爆,台网诞生了一大批同类节目,“康熙”组合全

新打造的《真相吧花花万物》上线;被称为中国版SNS的《周六夜现场》问世。但从实际播出情况来看,两档节目都相当不乐观,遭遇低口碑。

在一阵小爆发之后,脱口秀节目迎来新的挑战和困境,而政策的持续收紧,无形中也增加了节目制作难度和风险。

几年来,脱口秀节目看似繁荣,其实正在经历一场快速的更新迭代,曾经的王牌节目陆续被“腰斩”,新节目却又无法保证长寿的命运。“退则不温不火,过则越界整改”,站在政策的风口上,如何在进退之间拿捏好尺度和深度的平衡,在迎合市场和政策监管之间做到娱乐性和安全性的统一,是眼下关乎脱口秀节目的生死问题。

基于此,如今在播的《脱口秀大会2》显得尤为难得,并且有必要承担起被观察的样本作用。

音乐选秀依旧是主力

代表节目:《明日之子3》《中国好声音2019》

要说每年暑假必不可少的综艺节目,那一定

是选秀了。这个暑假也不例外。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明日之子3》收官。作为腾讯视频2019年绝对的头部节目,《明日之子3》明星阵容也十分强大,特别请到了孙燕姿这名华语乐坛顶尖的歌手助阵。而与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选拔的对象从“明日之子”变成了“明日之女”,节目类型也相对应的变成了新时代女性榜样类节目。

音乐选秀面向零零后

在乐坛的歌手助阵。而与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选拔的对象从“明日之子”变成了“明日之女”,节目类型也相对应的变成了新时代女性榜样类节目。

在2019年上半年接连经历了《青春有你》《以团之名》和《创造营2019》洗礼的饭圈女孩们,对男生选秀有了审美疲劳。《明日之子3》,全女生的阵容倒是带来了更多的新鲜感。

从2012年开始的《中国好声音》进入第8个年头。与8年前开播引发全民讨论不同的是,如今的“好声音”已经缺少话题热度,观众呈现出对这档曾经的现象级综艺逐渐淡忘的态势。

目前,节目已进入尾声。乐评人耳帝评价,虽然节目整体表演质量还算可以,但是缺少有着鲜明特质,或是明显区别于其他节目的“稀缺属性”的学员。其实,“好声音”过去这些年一直搜罗80后、90后群体,基本属于“过度开发、储备消耗严重”。

如何重拾优势,“好声音”节目任重道远。就音乐人才而言,下一批对象是00后,而《明日之子3》已经在主打这一群体了。

如何重拾优势,“好声音”节目任重道远。就音乐人才而言,下一批对象是00后,而《明日之子3》已经在主打这一群体了。

如何重拾优势,“好声音”节目任重道远。就音乐人才而言,下一批对象是00后,而《明日之子3》已经在主打这一群体了。